

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的「協作」意義

原住民族カリキュラム發展協同センターの「協同」の意義
The Significance of Collaboration in Indigenou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llaboration Center

陳盛賢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 為提供原住民族教育發展所需要之原住民族教育學相關基礎學理與政策研究，建構原住民族課程研發與教學輔導網絡，2017年8月陸續在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台東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分別成立「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的西區中心、宜花中心、台東中心、南區中心與北區中心。

理論與課程實踐相互結合

「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是原住民族教育理論與課程實踐相互結合的平台，用以強化原住民族課程發展、改善原民師資培育與提高原住民族教育品質。個人認為原住民族教育與其他教育最大的區別性，即原住民族教育的實踐性質。Aristotle認為理論本身即為實踐，Gadamer進而表示實踐是理論的真正意義，但現今教育受到資本主義與當代科技影響，讓實踐與生活脫節，實踐成為理論的應用，教育課程成為是一種理論應用；此時需反思原住民族教育的實踐性質，才容易找到教育的價值。因此各大學的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並非是



大學指導中小學，教育理論導引原民教育課程，而是在協作中心的專業陪伴與支持中，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在其脈絡性與活動性中，再次確認原住民族教育的價值。因此本文以「協作」來說明協作中心和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的關係。

一、協作中心可被原民教育價值「映照」出觀點的不足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就是原住民族的實踐教育，此種實踐教育不同於主流資本主義教育，

或漢文化教育，而要突顯一種與生態共存的和諧觀，這是一種獨特性。

當1955年Bourdieu到北非阿爾及利亞以後，他不從文化適應的觀點分析北非，不再認為北非本土社會的先天發展限制，而是用一種「參與性的對象化」方法 (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讓自己逼近北非人的真實感受。這讓Bourdieu開始與學院經驗決裂。我提這段Bourdieu的故事，就是想說明此種「協作」，並非是大學對於原民實驗教育學校的「協助」，而是大學在協作的過程中，可被原民教育價值「映照」出來，反思目前教育的不足處；而原民實驗教育學校，也在學術框架和方法中，找尋一個讓大家比較容易看到原民教育價值的路徑。

二、協作中心陪伴原民實驗學校課程發展

原住民族的實踐 / 實驗教育不用與108課綱架構同一路徑，嘗試在這路徑中找到新空間、新價值、新「主流」。

美國詩人Robert Frost詩作〈The Road Not Taken (未行之路)〉最後寫到「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我選了少人走的路途，而這造就一切改變)。Robert Frost原詩是孤獨的、甚至有些自我安慰。如果有一專業的嚮導 / 訪幽者可能就會讓「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的可能性提高，這一位專業嚮導 / 訪幽者是具有關懷能力的、具有專業支持的，

「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是原住民族教育理論與課程實踐相互結合的平台，用以強化原住民族課程發展、改善原民師資培育與提高原住民族教育品質。個人認為原住民族教育與其他教育最大的區別性，即原住民族教育的實踐性質。



此時專業的陪伴者就是一份最大的價值，即在原民實驗教育學校走不下去時，支持他再走出一部，只要再一步，可能就會有所改變，有所不同。

目前國內中小學校的課程教學，在現成的教科書、教具、評量中，逐漸失去想像力與課程開發力，在可能僵化的軌道中前進，教師也在這教育方便性中逐漸失去課程開發、教材研究等能力，此時協作中心的陪伴，可在學校課程發展的過程中，強化教師的原有課程發展能力。

三、建立對話平台的協作中心

原民實驗教育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並非注入式的專業成長，反而有些像是原民實驗教育課程開發過程中的專業分

享，所以協作中心在所屬區域發展出原民實驗教育學校間的對話園地，彼此分享課程開發的難點與解決之道是迫切的，而協作中心提供專業對話者、途徑與環境，即為協作中心的功能。

協作是專業的關懷、陪伴與創新

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並非一個高位導引者，而是能與原民實驗學校感同身受的參與者，共同協作出原民教育的獨特價值；也在彼此陪伴中，克服課程開發的孤獨感與無力感，能在困境中走出一部又一部，也能讓所有參與者在對話中，找到價值與專業。所以，這種原民實驗教育的「協作」意義，是一種專業的關懷、陪伴與創新。◆